



海上繁华梦

中篇小说卷

王安忆自选集之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安忆自选集 第一卷: 海上繁华梦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
ISBN 7-5063-0952-1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③王安忆—文学—作品集 IV. ①I217.1-5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6978 号

海上繁华梦 (王安忆自选集·第一卷)

作者: 王安忆

责任编辑: 杨 葵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 祁 斌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7.375

插页: 1

版次: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52-1/I·943

定价: 27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王安忆小传

1954年出生于南京，1955年随母到沪。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，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，1978年调回上海，任《儿童时代》小说编辑，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。

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，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《雨，沙沙沙》、《本次列车终点站》、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叔叔的故事》、《69届初中生》、《长恨歌》等短、中、长篇，约有400万字，以及若干散文、文学理论。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。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、法、荷、德、日、捷、韩等文字。



王安忆1978年调回上海，和父母在一起



1992年的王安忆

~~金刚咀~~ 金自明咀

112

七五七我因那天都下着雨。洪水从金刚咀上流下来。——金刚咀。一时雨，天地同色。
金刚咀底下，~~在金刚咀~~金明咀，眼儿^上明也。白泥地，一簇草，挨着泥路。七五七那
地底下，一所下是流到日腰的。地上也。那白泥地，~~白泥地~~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
白泥地

金自明咀的记是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白泥地。

作者手迹

(王安忆写作的初稿大多写在这
样的活页横格纸上，字非常小，外人
很难看懂。这是她的名篇“小鲍庄”
的原始稿样，从中可以看出，原来的
篇名叫“金刚咀”。)

卷 首 语

有时候我想描绘小说这东西的形状。它的时间状态是无疑的，就是讲述的过程，那么空间的状态呢？空间是个令人茫然的概念，它好像很难物化似的，而我知道，空间其实是无时不在的，它是时间的容器，我们存在的本身就证实并使用了它。那么，小说的空间状态是什么？难道就像纸那样扁平的一张？马拉美所说的“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为了成为书而存在着”，就为了成为那样扁平形状的东西吗？这似乎令人伤怀。

目 录

流 逝	1
冷 土	84
大刘庄	148
小鲍庄	253
蜀道难	344
好姆妈、谢伯伯、小妹阿姨和妮妮	391
海上繁华梦	507

流 逝

—

隔壁房间里的自鸣钟“当当当”地打了四点，欧阳端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再不敢睡了。被窝很暖和，哪怕只多呆一分钟也好，她拖延着时间。谁家的后门开了，又重重地碰上了司伯灵锁——“砰”，随后，弄堂里响起一阵又急又碎的脚步声。端丽咬咬牙翻身坐起，把被子一直推到脚下，似乎为了抵抗热被窝的诱惑。一团寒气把她包裹了，打着寒噤，迅速地套上毛衣、棉袄、毛裤——毛裤软绵绵的很难套上。五分钟以后，她已经围着一条黑色的长围巾，挎着篮子，拧开后门锁，重重地碰上门，匆匆走了，身后留下一串沓沓的脚步声。

天，很黑。路灯在冰冷的雾气里哆嗦。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驰过去，三两个人缩着脖子匆匆走着，一辆无轨电车开过了。端丽

把围巾没头没脑地包裹起来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活像个北方老大嫂。风吹来，刀子割似的，一下子就穿透了毛线裤和呢裤，她觉得似乎只穿了条单裤。俗话说：寒从脚底来。腿一冻，带得全身都打哆嗦。该做一条薄棉裤，她思量着。从没想到上海会有这么料峭的北风。因为她从来不曾起这么早并且出门，她也从不曾以为早起出门是什么难事。有时，阿宝阿姨没买到时鲜菜，她会说：“你不能起早一点吗？”现在，阿宝阿姨走了，轮到她早起了。她叹了一口气。

穿过马路，赶上前边那个挎菜篮的老太婆，又被两个小姑娘从身后超过，街面房子的门里不时有人走出，提着竹篮，打着哈欠，碰上了门，袖着手向前走去。走向菜场的队伍渐渐壮大了。到了路口，转弯，前面就是菜场。昏黄的灯光像一大团浓重而浑浊的雾气，笼罩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地上潮漉漉粘搭搭的像刚下过一场细雨，这里那里沾着菜皮，鱼鳞。人声嘈杂，都在说话，都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一辆黄鱼车横冲直撞地过来了，人流被劈成两股。一伙小孩子和妇女挤在黄鱼摊前，吵吵嚷嚷，推推搡搡，眼看着要打起来了。端丽赶紧站远一点。这种地方，大都是被这些野孩子和以专给人家买菜为职业的阿姨垄断着，旁人休想插脚。他们似乎有一个什么联合同盟。如你想买时鲜菜、热门菜，早早地去了，排在第三位，甚至第二位。然而一开秤，转眼间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第十七、十八人后面了，哪怕在你前边只是一块砖头，刹那间，也会变出这许多人来。他们互相拉扯，互相证明，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。

端丽身不由己地走在人流中，心里盘算来、盘算去，总也没法子把这八角钱的菜金安排妥。公公的定息、工资全部停发，只给每人十二元生活费，还不包括已经工作了的大儿子，端丽的丈夫文耀。他自然是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，可惜他从没这么打算过。

他拿着六十元的大学毕业工资，早早地结了婚，生下二女一男。端丽没有工作，大学毕业后竟把她分到了甘肃，她不去，她不少那几个钱用。谁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呢？六十元，要供给五口人的衣食住行。

六十元，扣除煤气，水电，米，油盐酱醋，肥皂草纸牙膏等费用，剩下的钱全作菜金，也只够每天八毛。越是没有吃的，越是馋。三个孩子本来吃饭都需要动员，而如今连五岁的咪咪都能吃一碗半饭。一碗雪里蕻炒肉丝放在饭桌上，六只小眼睛一眨一眨，一会儿就把肉丝全啄完了。端丽狠狠心，决定买一块钱的肉，干菜烧肉，解解馋，明天吃素好了。

想好了，便挤到肉摊子跟前。人不多，只排了十来个人，她在末尾站上，一边细细打量肉案上的肉，经过衡量比较，看中了一块夹精夹肥的肋条。前边有两位指着那块肉，斩去了五分之二，可别卖完了！她的心有点跳。又有一个人要买那块肋条肉，只剩一指宽的一条了。好在，她已排到了跟前，紧张、兴奋，使她一时没说出话来。

“要哪块？快点快点！”卖肉的小师傅不耐烦地用一根铁条在刀口“霍霍”地挫了几下，后边的人直推端丽。

“要这块肋条，一块钱！”她怕被人挤出去，两手抓住油腻腻的案板。

小师傅拖起肉，一摔，一刀下去，扔上秤盘：“一块两毛！”

“我只要一块钱的。”她抱歉地说。

“只多两角钱，别烦了好不好！”

“麻烦你给我切掉，我只要一块钱。”端丽脸红了。

“你这个人真疙瘩，你不要人家要！”

“给我好了，小师傅。”后面一个男人伸过篮子。端丽急了：

“我要的，是我的嘛！”她夺过肉，掏出钱包，点了一块两角

钱给他。

肉确是很好，可是，把明天的菜金花去了一半。要么，就作两天吃好了。这么一想，她轻松了。走过禽蛋柜，她站住脚：买几只鸡蛋吧！蛋和肉一起红烧，味道很好。孩子的营养要紧，来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能太委屈了。她称了半斤蛋，四毛四分。作两天吃也超支了四分。不管它了，过了这两天再说吧！她吐了一口长气，转回头走出菜场。

天色大亮，路上行人匆匆，自行车“滴铃铃”地直响成一片，争先恐后地冲。有一些小孩子，斜背书包，手捧粢饭或大饼油条，边走边吃。端丽想起了多多和来来，加快了脚步往家走。

文耀和孩子们都起床了。多多很好，没忘了点煤气烧泡饭。这时，都围着桌子吃早饭呢！

“妈妈，买油条了吗？”来来问。

“妈妈买肉了，今天吃红烧肉烧蛋。”端丽安慰孩子。

来来欢呼了一声，满意地就着什锦咸菜吃泡饭。多多却噘起了嘴，没精打采地数珍珠似地往嘴里拣饭米粒。这孩子最娇，也许因为她最大，享的福多一点的缘故吧，对眼下的艰苦日子，适应能力还不如弟弟和小妹妹。

“别忘了给姆妈爹爹端一点过去。”文耀说，匆匆扒完最后几口饭，起身走了。

“好的。”她回答，心里却十分犯愁。

“我的语录包呢！”多多跺着脚，烦躁地叫。

“你自己找嘛！”端丽压制着火气说。她刚披上毛巾开始梳头，这么披头散发地在菜场上走了一早晨，简直不堪回首。

“咪咪，你又拿我的东西。没有语录包不能进校门的呀！”

端丽只好放下梳子，帮她一起找。咪咪也跟在后面找，她最小，却最懂事。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。

“不是我放的。”咪咪赶紧声明。

“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”多多朝她翻翻眼，匆匆地检查着里面的语录，老三篇等宝书，这是他们的课本。去年年底划块块分进中学，每天不知在学什么，纪律倒很严，不许迟到早退，多多这样出身不好的孩子，就更要小心才行。

“多多，在学校少说话，听到吗？”端丽嘱咐道，“人家说什么，随他的去，你不要响，别回嘴，听到吗？”

“晓得了！”多多下楼了。她很任性，不肯受屈，端丽最替她担心了。

“妈妈，我走了。”来来也跟着下了楼，他还在上小学，很老实，不大会闯祸。

这时候，端丽才能定下心继续梳头。她的头发很厚，很黑，曾经很长很长，经过冷烫，就像黑色的天鹅绒。披在肩上也好，盘在脑后也好，都显得漂亮而华贵。她在这上头花时间是有所不惜的。可是红卫兵来抄家时勒令她在十二小时内把头发剪掉。她剪了，居然毫不感到心疼。当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时，谁还有闲心为几根头发叹息呢？她只求太平，只求一切尽快尽好地过去。只是从此，她再不愿在镜子前逗留，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模样。匆匆地梳好头，匆匆地刷牙、洗脸……她干什么都是急急忙忙，敷衍敷衍。过去，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，含在嘴里，轻轻地咬一点儿，再含上半天，细细地品味，每一分钟，都有很多的味道，很多的愉快。而如今，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，她大口大口咽下去，不去体味，只求肚子不饿，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，把这一天，这一月，这一年，甚至这一辈子都尽快地打发过去。好些事，她不能细想，细想起来，她会哭。

“妈妈，我到楼下后门口站一会儿好吗？”咪咪请示。

“好孩子，在家里。妈妈煮好蛋，帮妈妈剥蛋壳。”端丽央求

咪咪。她怕咪咪和邻居孩子接触。一旦有了纠纷，吃亏的总是咪咪，碰到不讲理的大人，就更糟了。

咪咪没有坚持，有些忧愁地叹了一口气，不知怎么，这孩子会叹气。她走开了，趴在窗口往下看。

端丽洗碗，扫地，揩房间，把肉洗干净泡上酱油炖在沙锅里，另一个煤气煮鸡蛋。

“妈妈，”咪咪从窗口扭过头来说，“‘甫志高’又来找我小娘娘了。”

“噢。”端丽答应着。“甫志高”是小姑文影学校里高她两级的同学，长得和电影里的“甫志高”活像。这男孩子出身也不大好，父亲开私人诊所，两人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，逍遥在家，不知怎么开的头，来往起来了。

“他俩出去了，”咪咪又报告，“‘甫志高’走在前头，小娘娘在后边。”

“咪咪，来剥蛋！”

“噢！”咪咪来不及地跑了过来。能有点事干，她很高兴。

沙锅里飘出肉的香味，十分馋人。可是，肉却缩小了。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，不晓得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小下去。

“嫂嫂。”文光拿着一只碗一双筷走到水池子跟前，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，收进碗柜。

“这么就算洗过了？”端丽恶心地说。看他那么懒洋洋的邋遢样子，她不晓得他当年和父亲划清界线的革命闯劲上哪儿去了。

“并没有油腻。”他和蔼地解释道，走出厨房，顺手摸了摸咪咪的脑袋。咪咪毫不理会，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鸡蛋，她轻轻地敲了几下，翘起小手指头，小心地揭着，像是怕把它揭痛似的，神情很严肃。

端丽在剥好的光滑的鸡蛋上浅浅划了三刀，放进肉锅，对边

上神情关注的咪咪解释：“这样，味道才能烧进去。”

“肯定好吃得一塌糊涂，妈妈。”咪咪说。

端丽心里不由一酸，这种菜是乡下粗菜，过去谁吃啊！难得烧一小钵，直到烧化了，也很少有人动筷子。她看了就发腻，可现在居然真觉得香。

肉煮好，连同干菜、鸡蛋，有大半沙锅。端丽找了一个样式好看的小碟子，先在底下铺上一层干菜，然后放上几块方方正正的肉、一只蛋，送到隔壁房间去。他们原本是同婆婆一起吃的，公公停发工资后，婆婆说分开好安排，就分开了。

“端丽，你们自己吃好了，让来来吃好了。”婆婆客气着。

“一点点东西，姆妈，给爹爹尝尝味道。”端丽放下碟子赶紧走了。这么一点东西再推来让去的，她要羞死了。

她准备吃两天的计划，在中午就破产了。她先用筷子在沙锅里划分了一下，勉强够三顿，可一顿只浅浅一碗，分到五张嘴里，又有几口了呢！她毅然把碗盛满：要吃就要吃畅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

午饭后，是一天中最清闲自在的时候。端丽松了一口气，打开衣柜，想找几件旧衣服拆拆，翻一条棉裤。找出两条旧裤子，可作里子，又找了一件咪咪小时候的旧棉袄，把棉花拆出来可作心子。材料找全，就坐下开始工作。第一道工序是拆，拆比缝还难，很枯燥，又急不得。正拆着，小姑文影来了。文影不算十分漂亮，但举止有几分恬静，很讨人喜爱。她们姑嫂以前的感情并不怎么好，常为一些小事叽叽咕咕。文影见端丽做了新衣服要和妈妈吵，端丽见文影买了新东西也要和丈夫生气。现在，所有的东西一抄而空，再没什么可争的了。加上文影学校停课，整天很无聊，常来嫂嫂房间坐坐，倒反和睦了许多。

“嫂嫂，你在拆什么？”

“两件旧衣服，改一条棉裤。”

“这件也要拆吗？我帮你。”文影找了一把小剪子，也拆了起来，“棉裤太笨重了，应该用丝棉做。”

“几斤丝棉都抄掉了，还都是大红牌的呢！几件丝棉棉袄也抄了，全放在楼下，连房间一道封起来。只剩你哥哥的一件驼毛棉袄了。”

“再加一条厚毛线裤还不行吗？穿棉裤难看！”

“我老太婆了，难看就难看，随它去了。”端丽半真半假地笑着说。

“瞎三话四。嫂嫂你是最不见老的。不过，那时你真漂亮，我至今还记得你结婚那天的模样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真的。你穿一套银灰色的西装，领口上别一朵紫红玫瑰，头发这么长，波浪似地披在肩上，眼睛像星星一样，又黑又亮。那时我五岁，都看傻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端丽惆怅地微笑着。

“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好看。记得那年你妈妈故世，大殓时，你把头发老老实实在地编两根辫子，还是很好看，怪吧！”

“有啥怪的。人年轻，怎么都好看。”端丽决计打断小姑的追忆，她不忍听了，越听越觉得眼下寒伦，寒伦得叫人简直没勇气活下去，“你现在是最最开心的时候，人生最美好的阶段。”

“可是我们只能穿灰的，蓝的，草绿的，只能把头发剪到齐耳根，像个乡下人。”文影叹了一口气。

“就这样也好看，仍然会有人爱你。”嫂嫂安慰她。

“但愿……”

“你那同学对你有意思？看他来得很勤。”

“嫂嫂，你又瞎三话四！”文影脸红到脖子根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也有十七岁了吧！”

“我才不想那些事呢！我还想读书。”

“想读有什么用。再说，真读了又怎么样？我大学毕业还不是做家庭妇女。”

“那是你自己要做家庭妇女。我就不！”

“说得好听！如果要你去外地，你去吗？我是怎么也不去外地的，在上海吃泡饭萝卜干都比外地吃肉好。”

“都传说，我们毕业了，有分配去外地的名额。”文影忧愁地说。

“端丽，”婆婆来了，一脸的惊恐不安，“楼下来了十几个人，都是你们爹爹单位的，戴着红袖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姑嫂二人顿时紧张起来，文影脸色都发白了。端丽站起身，把门关好，强作镇静安慰婆婆，“别怕。最多是抄家，东西也都抄完了。”

“我就怕他们上来缠，问这问那。不回答不好，回答错了，又给你爹爹添麻烦。”

“别说话。”文影低声叫，眼睛充满了惊恐。她很容易紧张，有点神经质。每次抄家之后，她都要发高烧，“别说话，让他们以为楼上没有人，就不会上来了。”

于是，三个人不再出声，静默着，连出气都不敢大声。只听见楼下传来拆封开门的声音，有人吆喝：“再来两个人，嘿——扎！”好像在搬东西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房门忽然开了，三个人几乎同时哆嗦了一下。有人走了进来，却是来来。大家松了口气，婆婆直用手抚摸胸口以安抚心脏。

“你怎么上来的？”端丽不放心地问，似乎楼下布了一道封锁线。

“我走上来的。”来来实事求是地回答。

“楼下那些人没和你说话？”

“没有。他们在搬东西呢，把东西都搬到卡车上。小娘娘的钢琴也搬走了。”

“让他们搬吧！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只要他们别上来。”文影疲倦地说。

大家又静默了一会儿，听见下面钥匙哗啦啦的锁门声，然后，是汽车的启动声，“嘟”——走了。

“妈妈，我肚子饿。”来来说。他十一岁，正是长的时候，老感到饥饿，随时随地都可进食。

“自己去泡一碗泡饭。”端丽随口说，可立刻觉察到婆婆极不高兴地看了自己一眼，便改口说：“给你一角钱吧。”

来来高兴地跑过来接了钱，把这张小钞票摊平夹在书里。仍然爬上椅子继续做功课，没资格参加红小兵，只好闷头做功课。他是长孙，是阿奶的命根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多多也回来了。端丽一边和小姑、婆婆闲聊，一边听见来来轻声得意地对姐姐说：“妈妈给我一角钱。”

“稀奇死了。”多多嘴巴嘬起来了。

来来讨好地趴在姐姐耳朵边说了些什么，多多的脸色才和缓下来。端丽放心了，一旦孩子当着婆婆的面闹起来，就是她的过错了。

“你们爹爹置这份家业，是千辛万苦，你们不晓得。”婆婆唠叨，“当年他一个铺盖卷到上海来学生意，吃了多少苦头，才开了那厂……”

“那都是剥削来的。”小姑不耐烦地顶母亲。

“什么剥削来的？你也学文光。我的陪嫁全贴进去了，银洋钿像水一样流出去……”